

2009 兩岸客家文化尋蹤

專題演講系列

主題：圓桌論談

主持：黃紹恆（交通大學人社系教授）、黃國信（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）

時間：2009年7月11日 20:30~21:30

地點：贛南會昌縣（會昌會館）

紀錄：廖文琪

焦點 1：賴公信仰形成的原因及力量？為何在羊角水堡田野調查中，未發現普遍存在於贛南地域社會的賴公信仰（圈）？主要的文化表徵？

羅院長勇：賴公是土地的神明，但不是每個地方都有賴公信仰。可能可以從風水找原因，例如：船運發達的地方就有水府廟，就與先天條件--地理環境有關。

劉院長阿榮：賴公能夠存在主要是為地方保清安民，因此可借鏡台灣客家地區有義民爺信仰中得到啟發及不同的思考。

溫春來：若將事件按時間序列排出來，便可猜測羊角水堡的信仰為何獨缺賴公，如明嘉靖年間事件的移民路徑的比對等等..，而賴公信仰影響了誰？以及如何傳播？

張院長維安：可以從此處的風水觀來看，風水觀如何影響或形成地域的文化特徵，例如台灣客家就有二次葬的習俗。因此若由文化史研究角度，贛南是形式派的發源地，又楊救派發源於江西興國縣三寮村，顯然可由此為探討的起點。

劉院長：明清因巫術興盛的因素，由地方志的記載發現揀骨二次葬，主要與家運興盛與否密切相關，有二次葬或三次葬以上者多半非家境好的人家。比方說，現實生活貧困者，就深信風水術的影響，就有可能請風水師另改風水寶地，目的在於使家境能因此變好。

謝湜：田野調查沿途歷經不同的地景地貌，可見贛南多元且豐富的自然環境。然而對於此區域的歷史發展雖不甚熟悉，但若參照活動手冊的文字資料，將歷史事件列出來看，或可初步對賴公信仰起源及發展進行初步推論：

- (1) 明代成化年間，賴神在會昌顯靈(《會昌縣志·仙釋志》)
- (2) 明正德年間，南贛巡撫路經會昌乾旱向賴公求雨
- (3) 清咸豐七年，清軍與廣東潮勇以“賴字大旗”擊退太平軍
- (4) 清同治三年，穆宗皇帝封賴公祠號為“顯應”

由此可推斷賴公起源及延續在於其“佑民護民”之功，後有官方及地方士紳力量。至於筠門嶺鎮周氏家譜，記載明宣德八年遷居至此的起源，顯然晚於會昌，遲至明萬曆年間才開圍(成墟市)，在地理位置的商業發展優勢、官衙巡檢司的設置與會昌發展因素及淵流相異，因此可概推兩地之信仰文化何以有所不同。

焦點 2：田野調查地點與文化、教育的關係？

劉煥雲:建議地方教材應增加客家書寫，使今日的田野點有機會變成文化景點。

黃志繁:教育局馬上要出版鄉土教材，使客家文化運動能普及。

劉院長:劉若先及李如龍的研究發現贛南亦屬客家語系(客家方言群)，意即贛南就是客家，因此中小學鄉土教材就是客家文化教材，做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應當承擔此任務。

主席結語

1. 今日討論的文化景觀與地域社會動態的變遷，事實上並非平面、靜態的概念，而是與自然地理環境習習相關。
2. 贛南做為客家搖籃之建構意義，以及學術研究之歷史命題與任務。

【從族群文化建構觀看贛南客家論述】



時間一層疊一層。

它掩蓋著什麼，最多只能從裂口處辨認任出來。

通過住種必須用力撐開的時間裂口，我看見了自己，同時也看見了它。--《剝洋葱》，頁 53

今年暑期 7 月 7 日至 15 日主要探訪地區為閩粵贛交界的地區，行政區域有廣東及將西兩省，尋蹤主軸在於客家文化、宗教信仰(常民生活)及歷史發展與變遷等文化面、歷史面及社會面等多元視角的考察。一行人沿著廣州(市)，進入贛南(上猶、贛州、崇義、會昌、于都)地區的田野地點考察。簡言之，此行主要考察贛南做為客家文化搖籃的歷史與社會情境的脈絡，以贛南自然地理環境特性的概略認知，以及在此區域所蘊育出的特定人群、文化、語言、習俗和宗教信仰等。在此以他者「觀看」角度切入，試著透過文字的書寫及回憶，再現自我與他文化間之關係，並以「贛南客家文化搖籃」之學術論述進行反思，檢視學術知識之價值判斷，如何能對立於由國家機器至地方政府之權力秩序。內容將以此夏令營的活動手冊、系列演講筆記和《客家搖籃贛州》一書為主，輔以過程之所聽所見所聞的影像剪影記錄，從行前的初淺印象，進入田野點的時空體驗的移動經驗，回到台灣後對於城市/鄉村、發展/落後、文化/政治等多重二元關係的再思考，何為「客家文化?」、由誰「聲稱客家人」、「贛南=客家?」等問題的初探記錄。

以「贛南客家文化搖籃」宣稱來看，顯然是相應於「廣東梅州」的客家屬地的論述所產生，客家做為論述工具有效性，除學術研究風潮的帶動，或者與台灣長達近二十年的生命共同體論述與本土運動的交戰，不無間接的關連。大陸改革開放後的兩岸學術界頻仍的對話機會的劇增，亦扣合著此波的變遷與轉折，依附著隱微的理性計算的利基。

因此人既創造歷史，也由不可見的的結構或長時段的歷史發展所支配著。無論是贛南客家民系的形成起源及變遷的爭論，或是移民文化遷移的動力來源，甚至是特定歷史事件與人群動態的聚合過程，逐漸形成獨特的文化內涵及表徵，都在指涉其不同論述的歷史考察論點及證明，不僅反應著過去，更與現在有密切關連的層疊性質。人為主體的感知及詮釋，與深層心靈結構的複雜關連，人如何作為歷史的存在物，如何透過記憶連結起過去及未來，以何種感知並想像其身份、及對地方社會的認同及意義的理解或詮釋，這問題不僅僅是過去如何被社會人群所記憶，或現在如何影響過去的建構、以及社群如何選擇性的遺忘與記憶，而是在國家力量與學術生產論述如何重合，並刻畫普羅大眾同質的社會生活樣態及地方網絡。若初步以《客家搖籃贛州》中如何論述贛州客家或客家贛州，其中所陳述的主要論點，以對應於此行由廣州至贛州，做為一個局外的觀者，是如何走入精心預設的路徑。而歷史時間的持續性與否，由移民文化所開展出的特殊地域文化，無論客家民系如何形成與變遷的爭論，或者應該由客家文化認同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，種種徵兆皆標示著國家力道的著痕，經由「經濟發展建設至上」建構「國家共同體」一體化的達成，無論城市或鄉村，精英與普羅階層，形成共同的情感結構，集體朝文明的、進步的社會做為成長、與傳統切離的西方想像。而國家、民間組織，和學術等三者交相建構出的文化民族主義式的精英論述，以「意識型態」的崇高控制，人們如何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規訓，反應在無所不在的標語與日常行為中。